

再見， 黃磚路

詹錫奎／著



試評「再見，黃磚路」

陳映真

——代序

初讀「再見，黃磚路」，第一個感覺是：「啊，這種文學，終於產生了！」
什麼文學？

描寫工商文明抵達一定的發展階段後，在大都市的某一個角落裏生活着的青年的生活——他們的孤獨、寂寞、無人了解、悲哀，甚至於他們的憤怒和反叛。這些青年，來自富裕而破碎、冰冷的家庭（如 Mikko 和 Theresa），他們從自己的父母、家庭、師長、學校和整個社會中，得不到了解和幫助。他們覺得家庭、學校、社會在「愛護」、「教育」、「爲你們好」的名目下，深加給他們沉重的教條性的壓力：做個好學生，好青年……。更糟的是，青年終於發現大人的社會中原來自始就充滿了偽善。他們太早看見成人的世界中的腐敗、虛偽、骯髒、冷酷和頑固。他們的心目中沒有了模仿和服從的偶像，於是，他們突然被放逐——或者自我放逐於一片無所依從，無所取法的空曠、茫漠、充滿了孤單、不安和恐懼的世界，跌撞其中，放恣其中，哭泣其中，逃避其中……。

逐漸地，他們爲自己尋找到或者建立起自己的生活方式。音樂、酒、煙、麻醉藥品、性、長髮、奇異的服飾……。於是，在都市的一個角落——幾個特定的喝酒、喝飲料，駐有年輕歌手的地方，聚集着這一批來自「富裕」之家或社會的青年，形成一個小小的社會，形成一種「文化」，形成一種生活。每年有新的人加入，有人走出，也有長久浸泡在其中的。

「再見，黃磚路」，便是以一個青年歌手爲經，以他身邊的人和事爲緯，以幾隻他所喜愛的西洋歌曲爲「背景音樂」，喝咖啡聽音樂的場所爲場景而寫成的故事。文字細緻，以中篇而論，結構上也算緊密靈活，全篇貫穿着一股青年的孤獨和悲哀，讀後，令我這個已隔一代的人，也有油然的憐惜、心疼之感。做爲一個寫小說的人，作者是有相當才華的年輕人。

作者對於這個台北的幾些小角落中的青年，不是沒有批評的。但這批評是輕微的，是牽強的。作者試圖批評台灣的美國學校，以及送子女到美國學校去的家長。似乎是說，美國敦壞了這些在美國學校讀書的中國青少年。其實，美國學校當然是「進口」以美國的社會矛盾爲原因的「青年問題」之主要的「免稅港口」，不過，既使沒有美國學校，美國的青年問題，依然還是會挾在一大堆美國商品和文化而流入台灣吧。問題恐怕是在：現在的台灣，已經有了讓這種青年問題滋長的土壤——即繁榮的工商經濟爲台灣的社會、家庭所帶來的激烈的變化。

然而，從深處去檢視，羣集在台灣幾個都市中的幾個小角落的這些青年，基本上是受到外來的影響，是不錯的。觀乎每個人有一個洋名字，語言中夾雜着大量的英文——AS「出身」的甚

至滿口流暢的英文。他們的臥室都是 Elton John, Don Mclean, Baez, Dylan……的照片，他們的高級音響流出來的都是這些人的歌。

西洋歌曲成爲他們最親密的朋友。悲傷的時候，放一隻某個外國歌手的歌，尋求安慰；歡欣之時，某隻外國歌手的歌，會從他們的吉他流瀉而出；他們在小咖啡室中，爲一個中國歌手模仿的外國歌而沉醉、瘋狂（Don Mclean 的 Vincent，就是喬也的「拿手」「招牌」歌）。由於我們自己沒有自己的歌，所以他們就從洋歌裏去尋求慰藉。這一代的青年，即使是情感，也是支借過來的舶來品！當然，作者也探討中國歌曲的創作問題，也談到關心，談到「愛」，談到「這塊熟悉的土地」，談到中國：

你要是有一隻筆，

一把六弦琴

這個夏日也就打發了

管他長長的隆橋

一街的憂悵

這個中國就是你的

中國啊中國……

然而這畢竟是無力的、造作的。某詩人的「中國啊中國……」，是一種民族自我羞恥感和劣等感等苦痛的喊聲，而這裏的「中國啊中國……」，却毫無內容可言。我想那理由是至極簡單的。倘若一個青年只知道拿家裏的錢，在價錢昂貴的餐廳、咖啡室消磨竟日，抽煙、喝酒，沉醉在西洋歌曲中，甚至抽大麻煙……「中國啊中國」，畢竟離他們太遠，畢竟對他們太陌生。因此，作者雖然在認識上對這些青年的生活，有一點兒批判，但這批判因為對於那些青年的生活和情緒有很深的同情和認同，自始至終，都是薄弱無力而且矯揉造作，毫無說服力量，從而破壞了小說在意念上的統一性：

你若相信成政是一首夏日流暢的歌

輕脆的迴響來自你熟悉的土地

你知道年輕不是流浪

不是強強烈烈的反抗

不是，不是強力膠和速賜康

如果你的眼內有不止的淚水

讓它滴在這一片熟悉的土地

那就是我們的關懷

陽光流水都是愛

請你聽聽：山上的鳥兒叫了

請你聽聽：海邊的潮水笑了

像我們的歌聲邀請你來

一句一句都是愛

這就簡直是青年的「淨化歌曲」了。小說中的那些年輕人，對一小截「黃磚路」，對一段長長的陸橋，也許能引起某種孤寂、悲哀的認同，但對台灣「這塊土地」，他們却不够「熟悉」。說到「愛」和「關懷」，就更不是模仿西方青年文化的頹廢一面的中國 Joe, Theresa, Mikko 所能擔當的。而他們情緒化的理想主義和「光明面」，因為沒有一個認知上的基礎，而顯得唐突、幼稚、可笑。關懷的力量，始終關懷轉化為實際的行為；愛的啓發，在於出乎愛的容諒；理想

的號召力，在於理想對於現實的反叛。「再見，黃磚路」最大的弱點，便在於它的不自然，言不由衷的妥協和道德訓誡。如果這個故事能以作者出乎愛的容諒、抗議和關懷，更徹底、更露骨地描寫這一小撮青年在心靈上、身體上和生活中的創痛和悲劇，甚至破滅，從而在巨大的悲劇中震醒小說中的某一個人物，那麼，不論對於那一類的青年，或者對於產生那一類的青年真有重大責任的社會、學校和家庭，必能產生更深刻的反省……。

簡單地以「崇拜媚外」、「喪失民族自信心」、「洋化」、「腐敗墮落」、「虛無」、「迷失」等詞句去責備小說的主題或小說中的一羣青年，是十分容易的事，但却不見得是正確、有益的事。十多年前，已故民族音樂家史惟亮先生說過一句話：「青年總是沒有過錯的。」初聆此言，五體震撼。當然，在青年中，也不乏趨炎赴勢、耍陰險、使壞點子的人。但，即使是如此，我們毋寧更需要檢討造成今日青年種種的根本的、客觀的原因。「再見，黃磚路」中的一羣青年，顯然並不能代表今日台灣的大多數，但却代表了都市青年的某些精神面貌。蓄長髮，衣衫奇詭而不整，以美國熱門音樂為最主要的精神糧食；香煙、酒精、大麻的刺戟和「自由」的性……心靈稚幼單純，却充滿了寂寞、孤單、挫折、失敗、不被理解。「反抗」的青年，同樣地羣集在高度工商發達的國家的城市：東京、紐約、巴黎、……。在工商經濟體制下人的「疏隔」，浸淫到青年層中。如果「社會繁榮」、「經濟成長」、「充分就業」的代價，是讓一部分我們可貴的青年落入沒有生活的理想和目標；放縱官能的享樂；沒有社會、民族甚至國家的認同感；摸索在孤獨

、悲哀、不安和恐懼的曠野中，那麼，我們在責備這些青年和描寫這些青年的小說家之前，我們更應該好好地思考：是什麼使在襁褓中時，這一小羣那麼清純可愛的我們中華的兒女，變得這麼憂傷、寂寞，充滿了心靈的苦痛，失落人生的理想和奮鬥的目標……？

再見，黃磚路

如果我是個雕刻匠，除此無他

或者我是個跑江湖賣唱的，

我能做到的也只是這些，

我的禮物就是我的歌……

金龍號車經過北門緩緩推進，剛好是早上上班時間，整個臺北市好像從睡夢中被推醒，不知所措又匆匆忙忙的樣子。他實在厭透了這幅景象，剛想閉上眼睛，車子突然開快，原來已經上了陸橋，朝三重奔去。他舒了一口氣，眼看著臺北被拋在背後，有一份莫名的快感。跟着輕聲哼起歌來，聲音不知不覺的揚高，看着車內那些閉目養神的人物，趕快放低。一首歌反覆的哼着，就上了高速公路前的交流道。身旁那位女子無動於衷的坐着，只是漠然的望着前面。

車到臺中車站已經快十一點了。莊偉站在騎樓下向他揮手。他提着笨重的琴盒下車，心底一陣踏實的感覺；車站周圍，沒有希爾頓，沒有擁塞的天橋地道，對面的人踩着斑馬線就走過來了。他想起 Elton 唱的那些加州陽光的歌，這時才真正感到初夏的來臨。

莊偉嚼着口香糖跨步過來，他注意到對方那條 Tex Wood 牛仔褲，慶幸自己穿來的是 Lee，沒有雷同就少了一份不自在的感覺。莊偉咧着一口森白牙齒：

「嗨，你終於來了，喬也呵，我可真怕你又變卦不來……」

他笑笑，沒表示什麼，幾次要開口，唇角却又輕微的抽搐起來，老毛病。掙扎了幾秒鐘，最後也只是一聲「你他媽的……」就又傻笑起來。莊偉見他還是老樣子，情緒激動就講不出話來，狠狠的往他肩膀就是一拳，便來搶他手裏提着的琴。他的手一空出來，很自然的又去掠了一下頸後的長髮。

莊偉帶他走到停在圓環邊的一輛小三菱，打開車門，坐上駕駛座，望着愣站在車外的他。

「特別爲你向我老爹借來的專車。請上吧，小子，要不要看我的駕駛執照？」

莊偉真的在掏口袋，他已經坐了進去。車子開出車站廣場，莊偉抽出一捲錄音帶，放出的竟是日本音樂，咄咄一關，抱怨起來：

「他媽的，忘了這是我老爹的車。」

莊偉遞給他一根煙，說：

「我老爹雖不喜歡我們聽的歌，却向 C. C. K. 那些老美買了不少原版唱片，待會到家裏讓你聽個够。」

「是不是 Second hand (二手貨)？那倒不聽也罷，而且你不是說你家那套四聲道唱頭是

Empire 的嗎？」

「呸，是不是 Second 我不曉得，保證絕無雜音就是。對了，你這次來，是臺中第一個跑江湖的民歌手，將來史上必記一筆。」

車子轉眼開出市區，在大雅路一幢灰色洋房停下。莊偉家有一個大庭院，屋角一棵大榕樹，車子就停放在樹下。他覺得很興奮，真喜歡這個地方。有一個人頭從大門探出來，喊一聲來了，跟着陸陸續續跑出七、八個年輕人。進入客廳，牆角果然擺着一套高級的「費雪」，正在大聲唱着「灰狼」的唱片。有人把唱機關掉，冷氣機的聲音却隆隆響了起來。

「莊偉，這位就是……」

「對了，就是當今臺北市唱的最好的民歌手……」

莊偉誇張的比劃着。他不知所措的站在一旁，手上的黑色大琴盒一時不知放下好，還是提着好。莊偉把他推到一旁的沙發椅坐下，從酒櫃裏拿出一瓶開過的拿破崙。幾個女孩子吵着要喝可樂，莊偉進去拿出來的却是一瓶杜松子酒。

「歡迎我們盼望已久的客人，今天每個人都非喝酒不可。」

女孩子們齊聲嘆息起來，尾音拉得好長。等大家都舉起酒杯時，他忙站起來說謝謝，謝謝大家。嘴角又是怯怯的抖着。

莊偉介紹說這幾位都是他現在的同學，然後要每個人自動報名來，就陸續的有人報出：小玲

、田鷄、鄭少人、汪怡……像一羣天真的小學生在點名。一個白瘦個子的男生遞給他一張海報：「這是我們設計的海報。」

他攤開一看，正中一個抱着吉他的歌手，普普的造型，底下一行龍鳳鳳舞的字：中臺餐廳特請民歌手南下演唱……

合上海報，掏出長壽煙正要點上，有人叫着要他先表演一曲。他嚇了一跳，手上的煙掉到地毯上。莊偉正好轉過身，瞪着那個人說：

「鍋蓋，你他媽的忘了我告訴你們不要來這一套……」

那個人頓時啞了。莊偉知道他一向討厭在這種場合被逼出來表演，除非坐上表演臺，他很少在朋友面前彈唱。有一次被逼出來表演，竟然怯場起來，邊唱邊發抖，吉他弦也按不住。那次莊偉也在場，事後他猛灌了半瓶「強尼行者」，發誓從此不再受擺弄。他自己也不知道為什麼，可是一站在麥克風前面，就變成了另一個人。

他站起來去翻唱片架上的唱片，挑出一張巴狄倫，莊偉替他放了。狄倫的 Rock Folk（搖滾民歌）滿室蹦跳，他才覺得舒暢一點。

「我在電視『拍譜』節目看過你唱 Vincent……」

喬也抬頭一看，正是剛剛叫着要他表演的鍋蓋，喬也只是抿着嘴看他。

一會，莊偉帶他到書房去，說：

「以後你來，這個房間就是你的。好好休息一下，我去招呼他們。」

莊偉帶上房門走了。他放眼環視這間頗寬闊的書房兼睡房，牆壁很單調，只一個大書櫥擺着，裏面有一大半是陳舊的日文書籍。他走到床前剛想躺下，突的眼睛一亮，人跳了起來，走向牆角一架不顯眼的黑色 YAMAHA 鋼琴。

他輕輕吹開鋼琴上面的灰塵，手觸着冷硬的琴蓋，遲遲沒有掀開，只是拉出板凳靜坐着。又點起一根煙，猛吸了一口。

在臺北時，莊偉幾次打電話給他，說他父親新開的餐廳要請人來唱民謠歌曲。但他知道一定是莊偉自己的意思，在此以前，臺中的餐廳只有電子琴和鋼琴的 Easy Listening 演奏。而且自己在臺北唱的好好的，知音不少，何必到一個小地方去勞累。莊偉却說你剛畢業，十月入伍以前來玩玩有何不可？來吧，你一定要來。

過幾天他在錄 Elton 的歌，唱到「唉，那還不够」，突然決定要來了，心裏想着另一個深藏的祕密。

他掀開琴蓋彈了幾個單音，外面莊偉喊說要吃飯了。他把琴蓋合上，却聽到窗外蟬鳴大起。

莊偉和他走進餐廳，玻璃門貼着那張海報。踩上鮮紅的地毯，飄着芬香的冷氣迎面撲來。一

個着粉紅長裙的餐廳小姐走過來，笑着向他們點點頭，說老板剛也來過。再往裏面走，他看到中間一座凸起的半圓形枱子，一位長髮小姐剛結束她的演奏時間，離開鋼琴退下。莊偉端來一杯橘子水，他喝一口，酸澀蔓延到牙根。近乎滿座的餐廳，吵雜聲有些叫人心煩，一羣高中生興高采烈的切一塊生日蛋糕，並且高唱國語流行歌曲「友情」。

每個週末和星期天就在這個地方打發掉嗎？他開始猶豫起來。莊告訴他可以開始了，他掏出掛錶：一點一刻。他打開那黑色的琴盒，取出他的十二弦 Gibson 吉他。唱片音樂停止，莊偉那幾個同學坐在臺子附近，帶頭拍起手來。

他緩緩走上枱子，在一高一低的麥克風前落座。莊偉幫他調好音量，他重又調了一次弦。全場出奇的安靜。

一切就緒，他的血液逐漸沸騰起來，劃下第一個清亮共鳴的琴音。全場爆出一片叫好及口哨聲，他熱情而憂鬱的拍打着動人的節奏。一首美國民謠「柏堅格先生」脫弦而出。

這首歌唱得那些年輕人的情緒活了起來，尤其他間歇的低吟一聲「先生」，跟着剝繭抽絲的揚起一句「柏堅格先生」更是高潮。放聲的音響極好，他的精神也源源不斷。

一首歌唱完，在掌聲中輕輕道了一聲謝，習慣的拿出手帕揩一下額角。又從口袋掏出指環撥弦片套上拇指，琴把夾上 capo，右手輪指挑動琴弦。弦音清脆而高低分明，開口唱出一句：

Sad news, Sad news, Come to where I Sleep.

莊偉在下面聽着不覺着迷起來。這一首「波西之歌」正是他的拿手歌，記得有一次喬也還跟他說過這個冤獄的故事。

喬也的咬音準確，而且有一股很特別的味道。在臺北唸大一時他們是同班，喬也時常不來上課，教語音學的那位神父給他的分數却特別高。後來莊偉重考到臺中唸建築，分開後更是念念不忘他的歌和彈奏。

喬也的第三首歌是「Come Saturday morning」。莊偉記得第一次去「愛迪」聽他唱歌，是一個森冷的秋天晚上。走過忠孝東路，有一段黃磚路在轉角出現，盡頭就是愛迪。透過棕色的玻璃門，喬也面對着麥克風坐在圓形的高腳椅上面，唱的就是這首歌，在那個晚上聽起來特別低沉落寞。他唱着「來吧，星期六早晨，我在老地方等你」。彷彿孤寂就是那般的降臨他身上，莊偉一陣莫名的悲涼激動，遲遲沒有推門進去。

這首歌剛唱完，一個餐廳小姐交給喬也一疊客人點唱的紙條，他順手推到一旁，看也沒看，只顧自準備另一首歌。莊偉告訴他那幾個同學：

「他還是不肯接受點唱，但你們放心好了，馬上他會唱一些通俗的歌。」

果然不出所料。喬也告訴過他，「愛迪」那一票歌手稱此為「Commercial Time」（商業時間）。在 Coffee Shop（咖啡屋）跑場的歌手，為長久的市場打算，都知道不可能隨心所欲唱自己喜愛的歌，一部分時間用來唱通俗歌曲迎合客人，唱來也較不費精神。

他一連唱了五、六首，聽衆的反應開始鬆懈。可是等他再唱另一首春天以來就流行的輕快的 Popular 時，那些年輕人都擊掌打拍而且和着唱起來。喬也敞着上扣的白色長衫抖動着，長髮飛揚，晰白瘦削的臉孔也刻劃着跳動的音符。偶而斜過頭和莊偉打個照面，咧嘴一笑。

兩點半一到，他走下臺子。莊偉遞給他一杯 Sling，他却端起桌上的冰開水一仰而盡。

「生意不壞嘛。」

莊偉掏出一根煙爲他點上：

「放暑假了，而且是週末，平常很少看到這些年輕人。他們喜歡新奇的東西。」

幾個年輕人向他們這邊走過來，清一色的水兵褲，領頭一個戴方型金邊眼鏡，說你唱的真好，我們在臺北中山堂聽過你演唱。幾個人圍在一起聊了起來。

「最近還上電視嗎？」

喬也搖搖頭：

「我不喜歡。你不知道，那些搞節目的人總是盛氣凌人，自以爲是 Boss (老板)……」

說的激動，嘴角又抽動起來：

「我們……Well，我們都不喜歡上電視。」

他們又從披頭聊到巴狄倫，從排行榜談到臺灣的翻版唱片。餐廳小姐匆匆走過來，交給他一張紙片，他拿在掌心看了一下，說：失陪。携着酒杯走到角落一個獨坐的女子桌邊。他講了些什

麼，那女子笑起來，兩人對照着酒杯啜一口。他轉身走回來，告訴莊偉說該走了。

二人站起來跟大家道了再見，幾個人同時舉起手，蜻蜓點水式的在空中一揚：Bye！

一出餐廳，眼前煥然一亮，陽光迎面潑了過來。

街道像一首翻版的老歌

一捲花色冰淇淋

喬也默念起這個詞句，脚步不覺輕快起來。莊偉問他要不要去逛街，他說：

「不，先送我回去吧。莊偉，我借用書房那鋼琴練練歌。」

「你用吧，我媽的鋼琴，很久沒人彈了。」

莊偉到隔街把小三菱開過來，喬也上了車，莊偉說：

「剛才那馬子蠻俏的。」

「沒什麼。這種事到哪裏都一樣，我不是那種人……」

莊偉看他認真起來，不再說什麼。

到了家，莊偉說他要沖個冷水澡。他走進書房，望着窗外那棵大榕樹出神，蟬聲突然大作。

他看到鋼琴旁邊另有一座小型唱機，試了一下，是好的。打開自己帶來的行李箱，挑出一張